

中国史记研究会丛书

丛书主编 张大可

安平秋

俞樟华



史記研究集成



第十二卷

张玉春 应三玉 著

史记版本及
三家注研究

华文出版社

中华书局出版

史记研究集成

第十三卷 三家注版本及

史记版本及
三家注研究

·第十二卷·

史记版本及 三家注研究

张玉春 应三玉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张玉春, 应三玉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

(史记研究集成: 12/张大可 安平秋 俞樟华 主编)

ISBN 7 - 5075 - 1565 - 6

I. 史… II. ①张…②应… III. 史记—版本—研究

IV. 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1924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h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h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区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880 × 1230 1/32 开本 246.75 印张 495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990.00 元 (全套精装 1—14 册)

内 容 提 要

本书《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二卷《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史记版本研究”，张玉春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该书重点论述了写本，以及宋元明时期版本的承传，梳理了《史记》版本的源流，纠正了版本学界对《史记》版本的一些错误论断。作者以历代史志及公私书目为线索，以现存写本、刻本为依据，并远涉日本搜罗遗本，全面考察并校核了各本的异文，由此展开对《史记》版本系统的清理，首次构建了《史记》版本系统的框架，提供专书个案版本学研究的范例。下编“史记三家注研究”，应三玉著，该书是一部首次对三家注全方位、系统地评析三家注特点及其得失的专著，结构完整，内容丰富，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本书两个课题的研究，在于它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从这一角度，可以说两个课题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作 者 简 介

本书两位作者张玉春、应三玉。上编“史记版本研究”作者张玉春，广东暨南大学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下编“史记三家注研究”作者应三玉，北京大学2004年古文献博士，本专题是应氏的博士论文。

目 录

上编 《史记》版本研究	
引 言	(3)
第一章 《史记》魏晋写本系统研究	(9)
一、《史记》魏晋六朝写本状况研究	(13)
二、《史记》魏晋六朝写本特点研究	(21)
三、《史记》六朝写本残本研究	(33)
第二章 《史记》唐写本系统研究	(40)
一、敦煌石窟写本系统研究	(41)
二、传世唐写本系统研究	(50)
三、《史记索隐》与《史记》唐写本研究	(61)
四、《太平御览》引《史记》唐写本研究	(72)
第三章 《史记集解》版本系统研究	(84)
一、十行《史记集解》本版本系统研究	(87)
二、十四行《史记集解》本版本系统研究	(103)
三、十行与十四行《史记集解》本版本关系研究	(125)

四、十二行《史记集解》本版本系统研究	(135)
五、九行《史记集解》本版本系统研究	(147)
六、十三行《史记集解》本版本系统研究	(162)
第四章 《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版本系统研究	(169)
一、《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产生时期研究	(169)
二、蔡梦弼本版本系统研究	(174)
三、耿秉重修张杻桐川郡斋本版本系统研究	(176)
四、段子成刊中统本版本系统研究	(181)
第五章 《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版本系统研究	(195)
一、黄善夫刊三家注合刻本版本系统研究	(195)
二、元彭寅翁刊三家注本系统考	(219)
三、明廖铠刊三家注合刻本版本系统研究	(229)
四、明“嘉靖三刻”三家注合刻本版本系统研究	(234)
五、明南北国子监刊三家注合刻本版本系统研究	(258)
结 语	(282)
附录一 历代《史记》版本著录考论	(287)
附录二 参考引用文献	(310)

下编 《史记》三家注研究

第一章 《史记》三家注研究综述	(317)
第二章 《史记》注家佚著考索	(328)
一、汉代《史记》注家佚著	(330)
二、魏晋南北朝《史记》注家佚著	(333)
三、隋唐《史记》注家佚著	(349)

第三章 《史记集解》考释	(357)
一、《史记集解》概述	(357)
二、《史记集解》的特点	(362)
三、《史记集解》所引各家说例	(367)
第四章 《史记索隐》考释	(428)
一、《史记索隐》概述	(428)
二、《史记索隐》的特点	(432)
三、《史记索隐》所引各家说例	(443)
第五章 《史记正义》考辨	(496)
一、《史记正义》概述	(496)
二、《史记正义》的特点	(497)
三、《史记正义》所引各家说例	(501)
四、《史记正义》佚文考辨	(515)

【说明】 研究《史记》版本的论文数十篇，还有贺次君氏的《史记书录》版本论著，但都停留在版本个案的基础上论其是非，难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本书张玉春氏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特别是亲眼验证、亲手过录，第一次做了贯通的系统研究，首次建构了《史记》专书版本学的框架，把握了唐及唐以前的写本与宋元明的刻本两个时间段，两个版本系统，它们之间的承传及梳理，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纠正了前人的许多失误，对于推动“史记学”的发展，整理新的“史记集注”，无疑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引 言

《史记》自问世以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与瑰玮奇变的文采，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自东汉至今，研究《史记》的专著达近三百部，论文多达三千六百余篇，这在古代史籍文献研究中是较为罕见的。《史记》版本研究是《史记》文献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亦是《史记》研究的基础。本文在考察《史记》产生以来抄写刊刻状况的基础上，研究诸本异同，揭示各本间的相互关系及承继源流，进而论证《史记》的版本系统。

自汉至唐，《史记》皆为写本，宋淳化年间以后，《史记》始有雕版。叶德辉说：“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故《史记》版本研究含写本、刻本两部分。《史记》诞生到现在二千余年间，广泛流传，产生了众多写本、刻本。众本之间文字或同或异，妨碍了《史记》的正确利用。《史记》版本研究的目的是探寻更为接近《史记》原貌的本子，为后人正确利用《史记》奠定可信的基础。

司马迁撰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至汉宣帝时，其外孙杨惲始对外宣布，而《史记》得以广泛流传是在魏晋时期，因相互传抄，文字舛乱，各本之间多不相同。《史记》各本，因所据底本不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版本系统。六朝时期的《史记》写本，除仅存二篇残卷外，余皆不

存。关于《史记》版本的较早著作是晋末徐广所著的《史记音义》。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徐广还没有真正进行《史记》的版本研究，仅是收集了众本异同的资料。即便如此，这项工作对《史记》版本研究具有开创之功是不容否认的。南朝宋裴骃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著《史记集解》，亦对《史记》的不同版本有所记载。依据《史记》注文中的材料，亦可窥其涯略，进而作深入研究，或可揭示这一时期的《史记》版本状况。至唐代，《史记》得到了积极的推崇，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加之裴骃的《史记集解》，构成《史记》三家注，奠定了《史记》学的基础。但在版本研究方面没有进展，只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兼列诸本异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记》版本状况。

宋代是雕版兴盛时期，《史记》在此时与写本告别，有了刻本。刻本的产生，标志《史记》版本开始定型。宋朝曾多次雕版印刷《史记》，但多数亡佚。这一时期是版本研究的开创期，具体表现在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开始记载书籍的版本形态。而兼列诸本异同，始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藏书家目录大多仿此书，为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明代在《史记》版本研究上，仍主要局限于藏书家的著录方面，多侧重于宋元本的文本形态的考究，对文字的讹误状况与版本承继关系尚少涉及。在这一点上，清代的藏书家与明代藏书家无大异。版本学是兴起较晚的一门学科，明清时代的藏书家、版本家对专书的版本研究，只局限于传统的目录学框架里，是不全面的，若不与校勘学相结合，则难以澄清该书的版本系统。因此，版本研究不仅仅是文本形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字异同的研究。这就要求必须与校勘学、目录学有机结合起来，如此方能有助于理清一部书的版本系统。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学者将考证学引入《史记》研究，对《史记》文字的衍、讹、脱、误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确定《史记》版本系统及优劣提供了可信的

依据。其中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方苞的《史记注补正》、钱大昕的《史记考异》、王筠的《史记校》、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张照的《馆本史记考证》、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史记》的版本研究做出了贡献。

近现代的《史记》版本研究亦很薄弱。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本考》中论及宋版《史记》的刊刻及其承继，但未做深入探讨。赵万里著有《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也是仅局限于宋本的研究。其后，王重民著《〈史记〉版本研究及参考书》、赵澄著《史记版本考》，是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论。这两篇论文也是在传统版本学的范畴内，概括地介绍了宋代以来的《史记》版本，而以王重民先生之作更有价值，赵澄之文则显平平。至此二文发表后十几年，《史记》版本研究领域偶有单篇散论，其中以傅斯年、劳榘对景祐本刊年的讨论为有所创见。此后，《史记》版本领域无人问津。直至1958年，贺次君先生的《史记书录》出版，《史记》版本研究才又呈生机。《史记书录》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著，作者以“亲见为限”，对现存60余种《史记》版本作了详密考究，在方法上亦有超越传统版本学框架之处，引用实例，考辨异同，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史记》版本研究著作，促进了《史记》版本研究，功不可没。但考证过于琐碎，缺乏系统研究，论断亦多有与《史记》版本实际不符之处。因其是国内唯一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著，影响较大，学术界多引用其说，以致使其某些误说流传。本文欲正本清源，不得不多费些笔墨纠其讹误，非有意与贺先生两立。进入80年代，又有两篇研究《史记》版本的论文发表，即安平秋先生的《史记版本述要》与易孟醇先生的《史记版本考索》。易孟醇先生的文章重点探讨的是后世对《史记》的增补及《史记》中的窜乱部分，对《史记》版本研究价值不大，且对《史记》版本的论述多有错误。安平秋先生的《史记版本述要》是这一时期《史记》版本学方面的一部力著，一改《史记书录》冗赘繁琐，缺乏条理之弊，眉目清晰、论断公允，更具

系统性、条理性。

国外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最早研究《史记》版本的学者是冈本保孝，所著《史记传本考》（收入况斋丛书，写本，今藏日本国会图书馆），主要记述了《史记》传入日本的版本及存佚状况，以明版《史记》为多，对宋本没有深入研究。其后，寺冈龙含著《史记三家注合刻的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亦仅是归纳成说，多不可信。水泽利忠对《史记》版本研究用功最勤，撰有《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概括介绍写本、刻本的版本形态及异文，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版本研究著作，但所用方法与贺次君《史记书禄》无大异。又著有《上杉家藏庆元本史记研究》、《史记古本考》，均有一些新见。尾崎康是日本著名的版本学者，著有《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侧重对现存的宋元本《史记》书志形态的考察。另有长沢规矩也所著《关西宋代合刻本正史的传本》，亦对《史记》版本有所涉及。从总体看，日本学者的上述研究仍限于对《史记》版本一般性的介绍和考察，没有向更深层次拓展，且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多相重复。

纵观《史记》版本研究史，不难发现，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问题的层次上，是与《史记》的整体研究不相称的。以致迄今为止，《史记》版本研究没有形成体系。这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即此项工作必须以亲眼所见为根据，既不能以耳代目，亦不可靠二手资料。但也不容否认传统版本学的弊端，即只注重书籍的形态考究，而未深入到书籍的内容，即文字异同的研究，尤其没有从文字的异同现象中去探寻各版本间的内部关系。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藏书家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以丰富的阅历及广博的知识，可以评定某一本子的年代及优劣，而却没能就其所见，进一步探寻不同版本间的承传关系。近人的研究虽然有所创获，但整体上并没有突破前人研究的窠臼。

《史记》版本研究既是个传统课题，又是《史记》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更深入的层面拓展。为了便于

将《史记》的版本源流梳理清楚，也是根据《史记》版本研究的实际状况，本文确定以历代史志及公私著录为线索，以魏晋六朝及唐写本为先导，以宋刻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元明刊本，则围绕研究《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版本系统进行。其它私刻本、坊刻本及与版本系统研究关系不甚密切的评林本，不列为研究范围。以此作为对象的根据：①宋以前《史记》版本研究因无成形文本可据，有较大的难度，前人鲜有涉及，然而对寻觅《史记》原貌却至关重要，故根据现有材料，爬梳归纳，尽可能理顺《史记》版本之源。②宋本《史记》是刻本《史记》之源，后世众本皆据之以出，若能将宋本《史记》之间关系研明，后世诸本的承继亦易于明了。③元明时期的《史记》版本主要是三家注合刻本，而对三家注合刻本的版本系统，学术界尚存种种模糊认识，亦是必须澄清的研究课题。为此，在版本研究上，分为宋以前《史记》版本研究与宋及宋以后《史记》版本研究两个部分，也就是写本与刻本两部分。写本分为两个阶段，即六朝时期与唐代。六朝时期的《史记》版本状况，以《史记集解》所引徐广注为主要资料，辅以其它典籍，探究其与今本的文字异同，论定《史记》的原貌。唐代的《史记》版本研究，以残存的敦煌写本与存于日本的旧抄本为主要资料，同时辅以单本《史记索隐》及其它唐代《史记》注佚文，对唐代《史记》版本作以综合梳理，并尽力探寻其与宋本《史记》的关系，校正宋本《史记》的讹误；宋及宋以后版本研究以宋代《史记》刻本为重点。宋本《史记》成因十分复杂，虽众说纷纭，然却鲜有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本形态的考证方面。本文以现存宋本互为比勘对校，寻其异同，评其优劣，并竭力探求各本的刊刻先后及各本的相互关系。对诸本的研究，重点在异文的校考，亦不废文本形态的考察，因其亦是考证各本间关系的重要依据。宋本《史记》从时间先后分为北宋、南宋，从文本形态分为九行本、十行本、十二行本、十三行本、十四行本，又有单注本、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之别。本文在时代上以北宋本为基点；在注本上，以《集解》单注本为中心，以文本形态为线索。在探究二家注合刻本、三家注合刻本

的版本系统时，注文虽不限于《集解》范围之内，但因《集解》注文是各本传承系统的重要根据，所以仍以《集解》注文为重点。

历来版本研究多以文本形态为对象，而文字异同的考证由校勘学承担，学术如此分野，不无道理。但若研究一部书的版本源流及各本间的关系，仅据文本形态则远远不够。《史记》在长期流传、抄写刻印过程中，各本之间，字句有多有少，错脱讹衍、增改窜乱比较严重，往往因一字一句的不同，致使史实全乖。前人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史记》旧貌，作了大量的厘正工作，本文充分利用前人的考证成果，为探求《史记》各本间关系提供依据。依据诸本文字异同，考察《史记》版本承传轨迹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既需耗费时日逐字核校诸本，又需审慎运用相关知识处理纷繁复杂的文字异同现象，但只有如此方可客观地揭示《史记》的版本系统。然而《史记》异文状况复杂，并非皆能得到合理解释，不可解之处，只做客观列举，不强为之解。本文宗旨在于研究《史记》的版本承传系统，故有别于《书录解题》之类的著作，不可能对《史记》所有现存版本均作论述。

《史记》是研究汉以前历史及社会的百科全书，是诸学科可资采信印证的文献府库。本文的意义在于从文献学的角度揭示《史记》在不同时期的传写刊刻状况，厘清《史记》版本流传承继的轨迹，探明《史记》版本系统，为考证《史记》文字的衍脱讹误提供根据。避免依据错误的材料进行研究而导致不切实际的结论，为《史记》研究及利用《史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法律、军事、历法等奠定可信的基础。

第一章 《史记》魏晋写本系统研究

自《史记》诞生至今已二千余年，历代均有抄写雕刻，但多已亡佚，仅有少数流传至今。据不完全调查，汉代抄本仅存《淳于髡传》三十一字（见于罗振玉 1914 年影印的《流沙坠简》），六朝抄本仅存《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史记集解谨生陆贾列传》两卷残本。唐代抄本虽稍具规模，也只有九卷传世。逮至北宋，因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史记》得以多次雕刻翻印，但流传至今的北宋刻本亦仅两部。南宋时，私家开始刊刻《史记》，以致数量骤增，流传至今的二十余部南宋刻本，多数为私刻本。元代是《史记》刊刻的萧条时期，仅有两次刊刻^①。入明以后，《史记》刊本日见增多，已构成了互有区别的《史记》版本体系。

从《史记》最初的写本，到北宋以后的《史记》刻本，诸本之间，文字多有不同。或因误抄误刻所致，或所据底本使然，由此而形成《史记》的不同版本系统，寻觅各本承传及存佚的历史轨迹，是探究《史记》版本系统的线索。

司马迁于征和二年完成了《史记》的撰著，并誉写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可知《史记》起始便有正、副

^① 段子成刊本刻于蒙古中统二年，其时当宋理宗景定二年，从版本时期划分，应视作宋本。